

# 台北華爾街 - 宇宙鋒

第二十二章 往事只成清夜夢 莫更登樓 坐想行思已是愁

文：電物 75 級 黃須白

- 第一章 晝短苦夜長 何不秉燭遊  
 第二章 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  
 第三章 胡馬依北風 越鳥巢南枝  
 第四章 咸陽百二山河 兩字功名 幾陣干戈  
 第五章 當時明月在 曾照彩雲歸  
 第六章 為問東風餘幾許 春縱在 與誰同  
 第七章 盈盈樓上女 皎皎當戶牖  
 第八章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陽路八千  
 第九章 密匝匝蟻排兵 亂紛紛蜂釀蜜 鬧穰穰蠅爭血  
 第十章 霧失樓臺 月迷津渡 桃源望斷無尋處  
 第十一章 天外黑風吹海立 浙東飛雨過江來  
 第十二章 傷情處 高城望斷 燈火已黃昏  
 第十三章 新結同心香未落 怎生負得當初約  
 第十四章 撩亂春愁如柳絮 依依夢裡無尋處  
 第十五章 回首西南看晚月 孤雁來時 塞管聲嗚咽  
 第十六章 臨晚鏡 傷流景 往事後期空記醒  
 第十七章 欲眠還展舊時書 鴛鴦小字 猶記手生疏  
 第十八章 風不定 人初靜 明日落紅應滿徑  
 第十九章 也擬疏狂圖一醉 對酒當歌 強樂還無味  
 第二十章 珍重別拈香一瓣 記前生  
 第二十一章 今夜夜長爭得曉 欲夢高唐 祇恐覺來添斷腸  
 第二十二章 往事只成清夜夢 莫更登樓 坐想行思已是愁

何秉燭匆匆打開辦公室大門，顧不得點亮燈火便急急穿越助理們的辦公區趕去開他箇人辦公室的鎖。

黑暗中，何秉燭沒費多少工夫就將門鎖開了，只是才一旋開木門，原本匆急欲入的心情竟不自禁地籠上一層緊張虛怯。不過，沒待得倏瞬耽擱，他已側過身按開房內燈光，並快步行往大檜木辦公桌後方。

何秉燭將皮椅拉近木桌下的大袖箱，才剛落坐，右手已忙不迭地去解鎖並拉開最下層的大抽屜。他草草翻了一遍後，猷愣了一下，又再翻看了一遍，眉頭皺了，心也高懸了。錯愕中，他趕忙推回握把，拉開中層抽屜，並焦急地四處搜索，卻是仍無所獲。咕嚕了一聲，一口氣上噎喉頭，何秉燭臉色泛了蒼白。推回中層握把後，微顫著手，他邊拉動頂層抽屜，邊默禱著那筆記本會「意外」地出現在裡頭。然而「意外」只會眷顧無心之人，何秉燭朝那擺放紙筆等小文具的淺層抽屜望了一眼後，心涼了。

一霎間，幽清的室內說不出的孤寂空蕩，何秉燭瞪著眼，癱躺在高背皮椅上像箇被颱風雨吹得弓彎了腰的耄齡老人，忍著肢體的搖搖欲墜與心頭的駭浪驚濤，偏是奮力與疾風狂雨相抗，非得要讓自己定靜不可。

何秉燭憶想起柳依依來辦公室探望他的那天，臨走時忘了將她的筆記本帶走，當時他並沒留意到，是第二天近傍晚時才發現，就擱放在透明茶几上。他清清楚楚記得那時他還誤以為是自己糊塗，將這麼重要的物件隨意亂擺，一直到走回座位，要將筆記本放入大袖箱底層時，不經意地隨便翻了翻，才

驚知是柳依依的本子，扉頁裡有她的落款，還夾著一箇信柬，裡頭就是北冥鯤那首『藍花風信草』，而筆記本封底內頁則是她親筆的謄本。

一抹不屑與憤怒兼雜的愁緒湧上心頭，但是何秉燭無暇理會，他將思緒拉回到柳依依來訪後的次日。他記得那天中午參加一箇餐聚，席間一位調查局高官酒後多言，為了吹噓自己的神通與層級，道述了許多檢調單位針對證券商高層正在偵搜的內幕，其中最讓他心驚的不是海豐證券董事長及華揚證券總經理被鎖定調查，而是李天福已被監聽。

何秉燭一直都不信任電腦，總耽心機密文件放到電腦裡會被駭客入侵，尤其是諸如調查局、軍情局、國安局等都網羅了一批駭客級的高手虎視眈眈地等著大顯身手。因此，他從不將黑心機密存放在電腦裡，他總是用筆記本來記錄所有不能為人知悉的檔案。現在在這苦寒半夜裡讓他不辭勞倦前來相尋的就是這箇筆記本，裡頭載述了他工作以來大大小小的貪贓枉法事蹟，犖犖大者像是在鼎天證券任職時與李天福相互提供人頭戶做債券RP「套利」的相關資料、選上立委後居間運作認購權證退稅案的送禮名單及分紅比例、以及保單貼現案的網樁細目等。何秉燭知道以李天福所犯罪行，他被監聽的範圍除了固網電話及行動電話外，必定還包括電子郵件、MSN、及Skype等，而與他有聯繫的人也可能一併被監聽，因此，當他與王紅蕖離了飯局走到僻靜角落後，他強忍住內中駭悸，取出手機，把李天福的聯絡資料刪除，然後密語低聲地交待王紅蕖務必幫他將電腦裡與李天福通聯的電子郵件及Skype訊

息通通刪去，另外還要記得於下班前將平常由她保管的那本記載黑心機密的筆記本交與他帶回收藏。

何秉燭努力回想後續經過，前前後後想了幾遍後，只能確定王紅蕓回辦公室後就將筆記本拿給他，並在電腦前幫他銷毀與李天福的往來書信，但是他是否將筆記本放進大袖箱底層抽屜或是暫且擱置桌上卻是沒有印象。或許就是因為這樣，當他在近黃昏時於玻璃茶几上看到柳依依遺留的筆記本時才會誤以為是他自己的。

何秉燭心煩意亂，不得已，只好起來踱方步。沒頭沒緒地踱了幾圈後，忽然一箇念頭掠過——會不會是不小心掉到抽屜後方去了？就像國眾票券的「鐵櫃傳奇」一般？納莉颱風來的那年，台北捷運淹大水，一只沉甸甸的袖箱鐵櫃離奇地由國眾票券的大門被暴洪沖出，滾進捷運地道，一路載浮載沉地漂流至台北車站，等到洪退後，捷運公司人員清理狼籍殘景，竟由鐵櫃的抽屜後方尋得國眾票券已掛失三年的數億公債。

何秉燭一思及此，連忙回到大袖箱前，將裡頭所有物件取出，接著將三箇抽屜一一退出袖箱外，然後彎腰探入箱中，卻只見角落處零散著兩、三張統一發票，此外再無任何一氏半帛。頃刻間，好不容易萌生的一絲希望又消匿於雲煙。

何秉燭大歎一氣，憂心悄悄，他不明白為什麼筆記本不在大袖箱裡。闔上眼瞼，凝神思索了一會，他慢慢張開雙眸，將視線投向袖箱上方偌大厚實的檜木桌案，忽然間，一抹幽隱而微的失落泛上心頭，他不相信那

本子竟會端躺在他每天幾乎都會開啟的檜木桌淺格抽屜中。何秉燭雖然對王紅蕓衷心信任，讓她擁有他箇人辦公室及大袖箱的鑰匙，也告知她電腦登錄的帳號與密碼，但是檜木桌緣這箇抽屜的鑰匙卻是他獨自保管，未嘗託付與任何人，不是因為蓄意對她有所保留，而是因為裡頭有他不足為外人道的私人祕密。

何秉燭蹙了蹙眉，看著大檜木桌桌板下方的抽屜，雖然明知不可能在裡頭，卻還是勉力激起一丁點期盼。他伸手入懷，取出一把小鑰匙，打開鎖頭，拉出抽屜，瞅了一眼後，又癱回皮椅去了。果如他所料，裡面就只有被他抽出、原本夾放在柳依依筆記本中的那封北冥鯤書簡，以及他每日閒來都要看上並摸上幾回的那件樓盈盈的黑絲褲。

沉寂默然良久後，何秉燭掙扎著讓自己專過來。他試著重組那日的點點滴滴，卻發覺腦中如有溪泉縱橫，各自奔流，就是匯聚不到一處，無法有箇清晰思路。心緒煩亂下，不自覺地，他探手抽屜之中，取過樓盈盈的蕾絲小褲，輕輕緩緩摩娑了起來。

何秉燭撫著那絲柔黑帛，眼神猥滯地看著敞開的大抽屜，驀地悲從中來，想起了樓盈盈，也想起了她的學生姐姐Isabelle。他舉頭望著『宇宙鋒』，淚水涓涓泌出，濕了眼眸。迷離之間，忽見趙高皆目怒眉，握持丈餘長鬚如似鋒刃將欲刺入女兒胸脯，何秉燭凜然一慄，眼前浮現起大四畢業典禮那天夜裡的椎心一幕……

那是箇晴朗日子，白天裡父母親跟Isabelle都來參加他的授證儀式。父親還特地

將久藏的『宇宙鋒』送給他作為畢業賀禮。午飯後，父母親相辭離去，留剩下Isabelle與他一雙璧人竊喜地比肩攜手回到住處歡度良辰。傍晚時，兩人共進燭光晚餐。約九點半，何秉燭送走就讀大三、隔晨還須早起上課的Isabelle。沒多會，一直與何秉燭暗地裡互通款曲的樓盈盈翩然來到，只須臾，斗室中便鶯啼燕轉，風光旖旎無限。但是，恰當此釵橫鬢亂、兩情繾綣纏綿之際，忽如門板咿呀一聲，緊接著，?前淒厲一箇慘叫，驚人魂魄。何秉燭震悸中疾疾轉首回顧，卻驚見Isabelle瞠目裂眼、滿臉青白、直楞楞瞪視著他軀懷下的樓盈盈。

何秉燭竊玉偷香已不知多少回，每次總能算計得將Isabelle支使開，安排出幽清時光，與樓盈盈共赴雲夢巫山，只是這回卻差池了。他又急又赧，恨不得有箇地道可鑽，也恨不得當初能夠心狠、不將住處鑰匙備份給Isabelle。他懸著心、吊著膽，等候被素來柔嫵、從不曾對他忿恚的Isabelle惡狠狠怒斥一翻。但是，愧低著頭俟候了一小會，卻不聞她唾罵，何秉燭驚疑暗生，害怕那嬌甜女子已持了刀、帶了刃，氣憤得出不了惡言，只待朝他衝殺過來。於是，忍著心中惶恐，何秉燭惴惴地抬頭望向Isabelle，卻見她寒慄著臉，渾身抖顫不停，雙眸亦驚亦駭地猷瞪著樓盈盈。

何秉燭被Isabelle的神情震嚇住，眼眸乃不自禁地循著她的視線瞧向下半身軀仍被壓在自己下方的樓盈盈，出乎意料地，她並不愧怯，反倒詭譎皮笑地回望著Isabelle。何秉燭大惑不解，但還沒來得細思，腦後又是一聲慘厲，他愕愕地又再匆忙回首，恰見

Isabelle巍巍顫顫的背影已跌撞地奔到門邊。何秉燭遲疑了一下，但才僅一瞬，便疾跳而起，隨手抓過床邊衣物，邊胡亂披穿，邊快步衝向門口。

何秉燭三步併成兩步追趕下樓，奪出公寓大門後，左盼右顧都不見Isabelle，正自焦慮不安，忽然，右斜前方一箇失魂身影悽悽惶惶奔過馬路，也不理會燈號紅綠，只一箇勁兒往對街茫然竄逸，惹得汽車狂怒亂鳴。何秉燭遠遠望見，臉色乍變，正待要出言相喝，氣血卻已逆衝頂門，於是顧不得開口呼喚，連忙拔腿追去，但才趕及路口處，嘈雜的空中竟響起一長串刺耳的煞車聲，驚得他心如亂箭攢穿，懼悚悚地趕緊極目望過馬路，黑暗裡惶惶地找尋她的蹤影。就在此心亂如麻之剎那，倏然砰訇一箇悶響，二十尺開外一道灰白人影搗著胸口、垂著頸項、曲曲扭扭地緩緩倒下。何秉燭嚇得膽裂魂飛，邊作勢阻擋來車，邊快步奔向倒地人影。

何秉燭忍著胸疼欲裂，左躲右閃趕過對街，待奔及蜷曲在地的軀骸，兩腿劈然一軟，蹲跪了下來。他瞅著街燈下灰黑地上的一抹殷紅，脊背悚然一涼，恰此乍瞬，髓骨深處竟依稀似有一只千年冰蠶齧齧嚼嚼穿鑿直上腦門，驚得他毛髮倒豎，掩不住透骨的寒，渾身冷冷顫顫。頗半晌後，他哆嗦地扶起Isabelle，摟在懷裡，涕泗滿面，不敢置信那緊急煞車的小貨車竟飆射出一根沒繫牢的短鋼管，就像一柄「宇宙鋒」，慘白森森地刺入她的胸脯……

早已是陳年舊事了，但每回只要懷想起這幕驚心動魄場景，何秉燭總由不得泫然淒楚。他深深懊悔自己拈花惹草，明明深愛著

Isabelle，卻偏偏禁不起樓盈盈誘惑。

樓盈盈與Isabelle是極罕見的「鏡映孿生(Mirror Image Twins)」，Isabelle髮旋在左，樓盈盈在右；Isabelle右眉梢有一淡黑小痣，樓盈盈則是左眉梢長著箇同樣惹人憐愛的黑痣；Isabelle左胸下有一丁點朱砂胎記，樓盈盈反是相同色澤與形狀的胎記長在右乳下方；Isabelle慣用右手，樓盈盈卻是生而左撇。此外，姐妹倆天生就有奇特的心靈感應，不勞言語訴說，無庸詳情互表，只消一箇眼神交會，一方心傷，另一方同悽，一方歡欣，另一方亦喜，就像是澄淨冰清的高山水潭，水照天光，天染水色，潭裡潭外輝映著相依風景、相生景致。兩姐妹端地就是這麼般模樣相仿、心意相通、坐臥行坐如膠如漆。不過，當潭影幾度秋紅、水光幾回映綠、韶華荏苒消逝之後，娉婷雙姝逐漸顯露別異——Isabelle愛黃，愛著黃衫，愛賞黃花黃蝶，箇性也如鵝黃輕柔；樓盈盈則嗜黑，嗜穿黑裳，嗜喜黑雲黑風，性情亦若似黑夜迷離。

這樣的性情歧異多數時候隱而不顯，但當涉及男女情愛、爭風吃醋之際，許多難以理喻、不可思議之舉便渾然無覺間出現了……

約莫荳蔻年華光景，姐妹倆初曉人事，Isabelle身旁偶有情竇初開的少年兒郎殷殷獻勤，樓盈盈左右也經常蜂蝶不斷。但是，她總不舒坦，總是豔羨姐姐的追求者遠勝她周遭的狂蜂浪蝶。因此表面上，樓盈盈都依順著姐姐，與她情感一如兒時，但在背後裡，卻醋意暗萌，妒嫉她的溫婉純良，拈酸她的廣得人緣。甚至到得後來，竟還暗懷機心，

亟欲令她苦痛，搶奪她的珍愛。

大三那年，寒假期間，當她終於見到整天被Isabelle掛在嘴邊的何秉燭時，內中渾不覺地混漾激蕩，如似西風掠臨秋潭一般，吹拂起一圈圈漪漣攙著酸、雜著妒、含著苦、帶著澀，在心湖裡震宕起伏，颯灑不息。不過，沒耽擱多少天人交戰，一股稠濃醋意薰蒸下，她已決意背棄親情，並專心算計著如何橫刀、如何奪愛。果然，憑恃著一身娉婷丰姿、慵嬌媚態，只才幾週光景，她便已勾搭上何秉燭，與之背地裡暗通款曲。只是雖與何秉燭魚水繾綣、情意綢繆，她內心底卻隱隱約約有箇朦朧陰影，她知曉她勝不了姐姐——Isabelle是他的摯愛，無人可以替代。因此雲雨巫山之際，固然蜜語甜言，山盟海誓訴說不盡，但是鬢亂釵橫之後，卻往往勾引淒楚，將深藏心底的醋心酸意鬆縛解綁，如似脫韁野馬一般，瞋恚怒忿，冷語諷言，惹得何秉燭尷尬難當，對她又愛又怕。

雖然這些般錯綜逕雜的恩怨情仇起初是出於爭勝要強，一種同胞姊妹常有的情結，但真地背叛了姐姐，背地裡奪了她的珍寶，一種說不出的慌恐卻頻上心頭，就像是捕了條肥美虎河魨，想大快朵頤，嚐那絕世珍饈，卻又心情忐忑，邊啖邊驚，害怕中了劇毒。尤其是，鏡映孿生特有的神祕情繫魂牽更是讓這種矛盾愁緒不時地縈纏迴繞，常常鬧弄得樓盈盈辛酸滿腹，一忽兒心頭悸慄，恟惶竟真地欺瞞了姐姐，又一忽兒珠淚暗垂，傷心一道幽暗祕密從此相隔兩人，此生再難坦懷無猜。所以，雖然是爭到了短暫歡愉，贏得了暗中較勁，但是一股源自心靈深處的悲涼卻不時汨湧而出，讓她沉浸在無垠

無際的孤寂酸楚之中。

然而，何秉燭卻也並不輕鬆，他深愛著柔婉的 Isabelle，卻敵不住媚嫵而驕的樓盈盈；他與 Isabelle 性靈相契，和樓盈盈卻唯有雲雨歡合。因此，當 Isabelle 慘死「宇宙鋒」下時，他崩潰了，開朗的性情也變陰鬱了，他再也見不到那位溫柔婉約的姑娘，再也回不去昔時的鵲鵲歲月。於是，心傷之餘，他將樓盈盈當成了 Isabelle，看著她、面著她時，腦子裡都是 Isabelle；摟著她、親著她時，心眼底也都是 Isabelle；即連是手機裡的連絡人訊息，也刻意將樓盈盈的號碼標記為「Isabelle」。

何秉燭眼眶又泛了紅，他想放任思念如藤孳蔓，重回當年的甜美歲月，但是微微隱隱的不安卻不斷刺痛他的神經，逼得他只得快快回歸現實，拋空腦中懸念，硬生生蹙緊眉頭思量那本至關重大的筆記本下落。

苦苦尋思了頗半晌，何秉燭腸胃糾結了，只一瞬，一股燃熾熱火便灼心而上，燒得胸口緊緊疼疼。不得已，他長嘯一氣，讓心頭紆鬱傾盡洩出。

何秉燭抹了抹額頭微細汗珠，又再吐了口長息，卻是心頭焦躁依舊，雜紊煩慮如似蛛網牽纏，揮之不去。

他凝眸睽視著桌案底下的大袖箱好一會工夫，正自心火竄燃，忽然，一箇細瘦身影無由掠過，是王紅蕖飄著秀髮，倚欄吐霧的模樣。他莫名地想起王紅蕖長時工作之餘總會帶包涼菸到屋頂上吞雲吐霧，一邊舒壓，一邊清整思慮。於是，也不管自己不喜菸味、罕少抽菸，何秉燭瀟然轉出桌案後方，

半徐半疾地往外邊走去。

何秉燭走出自己的私人辦公室，佇足王紅蕖桌側，目光來回掃了桌面幾次，沒見著菸盒蹤跡，於是伸手拉了下袖箱，發覺上了鎖，心情不覺一沉。

何秉燭默立了一會，又望了王紅蕖座位週遭幾眼，想抽菸的勁沒來由提了上來，因此也不忌諱侵犯他人隱私，靠向前即由筆筒等可能藏放鑰匙的地方搜索了起來。搜尋了一會，沒有著落，一抹沮喪浮上心頭，便拉開座椅，癱坐下去。他腦子裡紛紛亂亂，眼神東飄西閃，無意識地四處張看。驀然，桌案底下昏黑處有雙高跟鞋引他注意，那是他喜歡的鞋型，是他在王紅蕖生日時送給她的，登在她直挺的腿上極美，每回她穿上時，他總會伺機偷窺。何秉燭放縱思緒亂竄，幻想坐在王紅蕖身側，一隻厚實的手掌正自輕柔撫摸她那勻細的小腿。不過，那抹怦然心動的感覺剛起，心上頭竟不期地憶想起王紅蕖曾告訴他鑰匙藏在高跟鞋裡。

何秉燭彎下腰，半信半疑地將手指伸入鞋內，果然摸著一把小巧鑰匙。他取出鑰匙，將它在指間摩弄了幾下，忽然拗不過內中衝動，竟將之拿近鼻尖，闔上眼，狀似愉悅地嗅聞了起來。

安詳地享受了半晌，何秉燭才滿意地將鑰匙插入鎖孔內。

拉開最上層抽屜，角落處果然有包涼菸跟火柴。何秉燭微笑地取了出來，然後闔上抽屜，擬欲登上頂樓學王紅蕖吞雲舒壓。可是才走離幾步，一箇古怪念頭竟爾浮現——那本筆記本會不會在王紅蕖抽屜裡？

何秉燭心存一絲希望地回到王紅蕖桌前，正欲伸手拉開袖箱的底層抽屜，卻陡然腦海中閃起如星石火，原本想不起來的竟乍現眼前。何秉燭想起與調查局官員餐宴的那天，王紅蕖正是穿著桌案底下那雙高跟鞋，當回到辦公室，她將筆記本拿到座位旁交給他，待他草草過目完，就接過本子，彎腰將他袖箱的底層抽屜拉開，並將之置入其中，那時他還刻意將椅子後退少許以方便偷覷王紅蕖及膝短裙下的玉潤美腿。所以，那筆記本肯定是已放入他的袖箱裡，只是因為分神欣賞美景，將這經過忘了，而也就是因此原由，才會在傍晚時分於玻璃茶几上發現柳依依遺留的筆記本時誤以為是自己糊塗沒藏好。緊接著，又一幕場景湧現，他憶起當他拿著茶几上的筆記本回到桌側，卻驚悸地發現那本子是柳依依的，裡頭有胡北風給她的苟且書信時，白映帆忽然來訪，腳上登的恰是與王紅蕖同款、同樣是他相送的高跟鞋。頃刻間，何秉燭尷尬滿臆，當時那種心虛、慌張、害怕被揭穿的緊張心情又再洶起。只是，沒待得他心緒稍安，那抹心虛情怯又勾引出更多記憶，原來就在他忐忑侷促之際，他匆匆拉開最底抽屜，將筆記本胡亂塞入，然後就急急忙忙趕著帶白映帆出門，以避免候留久了會被雙姝識破玄機。甚至他更記起了當他領著白映帆經過王紅蕖身側時，還著意擋在兩人中間，就是不敢讓她倆瞧見另外一人穿著一模一樣的一雙鞋。

何秉燭臉上不禁一絲苦笑，暗忖真是自作孽，總是喜歡買相同的東西送給不同的女人。如果當初謹慎些，不同人送不同禮，買給柳依依的筆記本也不要與自己使用的同一款式，許多心驚膽顫豈不就無由發生了。

幾幕影像、幾抹愁緒在腦子裡飛快輪轉後，何秉燭漸漸理出了箇清晰脈絡。他慢慢將猶仍擱在抽屜拉把上的手指縮回，挺直腰桿，瞪視前方，試圖找出更多的記憶。只是，接下來所有關於那天的印象盡都是白映帆的嬌嗔軟語，竟無一物事干係抽屜裡那本筆記本。何秉燭頓時心生苦惱，但是忽然之間，又是一抹電光掠過，驚得他暗暗心悸——不對，他的抽屜裡應該會有兩本筆記本才對，一本是王紅蕖放進去的，是納藏自己許多黑心機密的那本，另本則是柳依依遺落的，在白映帆不期到訪引起的慌亂時被自己無心地丟入。因此，必定是自己忒不小心，一直誤以為抽屜裡就只有自己的那本，乃至於隔日將筆記本帶回家匿藏時錯拿到柳依依的本子而不自知，而自己那箇本子現在應該還靜靜躺在抽屜裡才對，但是為什麼不見了？何秉燭想著想著，猛然間脊背發涼，一股深沉恐懼濛濛罩下。他看著王紅蕖的抽屜，不敢伸手去拉開，他害怕那筆記本藏身其中，他害怕王紅蕖蓄意瞞他，竟將那隨時可置他於死地的本子藏起。

何秉燭躊躇了好半晌，終於鼓起勇氣顫顫地伸手拉開王紅蕖的抽屜。仔細翻看一會後，他鬆了一口氣，也懊悔不該懷疑骨肉之親的姐姐。於是，半喜半憂之間，他將拉開的抽屜推回，然後拿了菸盒準備登上頂樓讓自己沉入雲霧之中。

何秉燭走到門邊，拉開大門，快步邁出，卻心神不寧之下左半臂硬生生撞上尚未全拉開的門板側邊，把手上拿著的菸盒、火柴也撞掉了。他咀咒一聲，彎腰撿拾火柴及菸盒，然後挺直身軀，揉揉疼痛的左肩，續

往門外走去，但才出得門口幾步，腳步竟緩了下來，只見他低頭看了手中的火柴盒一會，並斂眉細作思量，接著便調回頭往屋內行去。

何秉燭又走向王紅蕓的桌案旁，拉開袖箱最上層放置火柴及菸盒的抽屜，剛才翻動她這抽屜時似乎無意中看到一張影印紙上有些似曾相識的字跡跟文句，但當時只顧得專心尋找香菸，沒放在心上，如今卻一股隱隱的不安驅迫他務必回來探箇究竟。

搜索了頗一晌，何秉燭由抽屜最底處取出幾頁影印紙。他翻過每一頁，愈翻愈驚，愈翻愈疑。那疊紙張上，每頁都是柳依依筆跡書寫的『藍花風信草』，只除卻最底一張是電腦打印的同一首詩。何秉燭大惑不解，一團迷霧氤氳滿臆。

窗外寒風漸漸侵入斗室，但沒一瞬竟挾著嚴冰霜凍了室內一切。何秉燭臉色發青，不久前對王紅蕓的懷疑又重上心頭。他微微踉蹌地疾行到自己的桌子後頭，拉開大抽屜，取出北冥鯤書簡，拿出信封裡的『藍花風信草』，只才一觀，旋即癱軟，渾身抖顫。何秉燭知道王紅蕓的本事，只要給她相當時間，她是能臨摹出神似字跡的，有好幾次他遠行時就是王紅蕓仿他筆跡代簽公文。以眼前事證觀來，謄在柳依依筆記本封底內頁的『藍花風信草』應是王紅蕓摹上的，而夾在本子裡的那封北冥鯤書函也應是王紅蕓所為。但是……為什麼？為什麼王紅蕓要構陷柳依依？為什麼她要傷害他們夫妻感情？難道說是為了報復父親？難道說她殷渥待他的姐弟之情竟是虛假？

何秉燭已無心登樓吐霧吞雲，往事此際正自一幕幕如雲似霧地在迷離淚眼前漂泊浮沉。他想起在高雄老家初見王紅蕓時她怯怯憐憐的身影，他憶起初相識樓盈盈時她那在Isabelle臉上從未曾見的鬼點神情，他愁思起近來與柳依依的無言無語，他憂慮起他為要送給白映帆的那對珍珠耳環所編的謊何日會被戳破……但是，讓他盈眶珠淚滾滾奔奔潛滋直下的是他又聽到了Isabelle淒厲的慘叫聲，那柄冷冷冰冰的「宇宙鋒」正陰陰地刺入她的胸脯。友聲